

列 宁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

第 二 分 册

人 民 出 版 社

第二章

經驗批判主义的認識論和
辯証唯物主义的認識論(二)

一 “自在之物”或切尔諾夫对恩格斯的駁斥

关于“自在之物”，我們的馬赫主义者写了好多东西，如果把它們收集在一起，真是堆積如山。“自在之物”对于波格丹諾夫、瓦連廷諾夫、巴札罗夫、切尔諾夫、別尔曼和尤什凱維奇來說，真是個 *bête noire* [⊖]。他們对“自在之物”用尽了“恶言秽語”，使尽了冷嘲热諷。为了这个倒霉的“自在之物”，他們究竟同誰战斗呢？在这里，俄国的馬赫主义哲学家就按政党分化了。一切想当馬克思主义者的馬赫主义者攻击普列汉諾夫的“自在之物”，譴責他糊塗和陷入康德主义，譴責他背弃恩格斯（关于前一个譴責，我們把它放到第4章里去講；关于后一个譴責，我們就在这里談一談）。民粹派分子、馬克思主义的死敌、馬赫主义者切尔諾夫先生，为了“自在之物”直接攻击恩格斯。

这一次，由于維克多·切尔諾夫先生公开地仇視馬克思主义，因而他同在党派上是我們的同志而在哲学上是我們的反对派的那些人比較起来，是較有原則的笔头上的敌人³⁴，这一点令人耻于承認，可是隱瞞它却是罪过。因为只有不干净的心地（或者再加上

⊖ 直譯是：恶兽、怪物、憎恶的对象。——編者注

对唯物主义的無知?)才会使那些想当馬克思主义者的馬赫主义者圓滑地撇开恩格斯,根本不理費尔巴哈,专门糾纏着普列汉諾夫。这正是糾纏,正是無聊而又瑣碎的吵鬧,对恩格斯的学生吹毛求疵,而对老师的見解却胆怯地避免作直接分析。鑒于我們这个簡略評述的任务是要指出馬赫主义的反动性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正确性,因此我們不談那些想当馬克思主义者的馬赫主义者同普列汉諾夫的吵鬧,而直接談論經驗批判主义者切尔諾夫先生所駁斥的恩格斯。在切尔諾夫的“哲学和社会学論文集”(1907年莫斯科版,这本論文集集中的文章除少数几篇之外,都是在1900年以前写的)里,有一篇題为“馬克思主义和先驗哲学”的文章,它一开始就企圖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譴責恩格斯的学說是“素朴的独断的唯物主义”,是“最粗陋的唯物的独断主义”(第29、32頁)。切尔諾夫先生說,恩格斯反对康德的自在之物和休謨的哲学路綫的議論就是“充分的”例証。我們就从这个議論談起吧。

恩格斯在他的“費尔巴哈論”中宣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上的基本派別。唯物主义認為自然界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它把存在放在第一位,把思維放在第二位。唯心主义却相反。恩格斯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各派”哲学家所分成的“两大陣营”之間的根本差別提到首要地位,并且直截了当地譴責在別种意义上使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名詞的那些人的“混乱”。

恩格斯說:“全部哲学的最高問題”,“全部哲学、特別是最新哲学的重大的根本問題”是“思維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問題”。恩格斯根据这个基本問題把哲学家划分为“两大陣营”,接着他又指出,哲学的基本問題“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我們关于我們周圍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們的

思維是否能够認識現實世界呢？我們是否能够在我們关于現實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現實呢？”^①

恩格斯說：“絕大多數的哲學家肯定地解答了這個問題”，他在这里所指的不仅是所有的唯物主義者，而且也包括最徹底的唯心主義者，例如，絕對唯心主義者黑格爾。黑格爾認為現實世界是某種永恒的“絕對觀念”的體現，而且人類精神在正确地認識現實世界的时候，就在現實世界中并通过現實世界認識“絕對觀念”。

“但是除此之外〔即除了唯物主義者和徹底的唯心主義者之外〕，還有其他一些哲學家，他們否認認識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認徹底認識世界的可能性。屬於這一類哲學家的，有最新哲學家當中的休謨和康德，他們在哲學的發展上也起過很大的作用……”³⁵

切爾諾夫先生在引用恩格斯的這些話時，就拚命加以攻擊。他給“康德”這個名詞作了以下的注釋：

“在1888年，把康德、特別是休謨這樣的哲學家叫作‘最新’哲學家，是相當奇怪的。在那個時候，聽到柯亨、朗格、黎爾、拉斯、李普曼、格林等人的名字更自然一些。看來，恩格斯在‘最新’哲學方面不怎么行。”（第33頁，注釋2）

切爾諾夫先生是始終如一的。不論在經濟問題上和哲學問題上，他跟屠格涅夫小說里的伏羅希洛夫³⁶一樣，簡單地抬出一些

① *Fr. Engels. «L. Feuerbach» etc.*（恩格斯“費爾巴哈論”。——編者注）德文第4版第15頁。1905年日內瓦俄譯本第12—13頁。維·切爾諾夫先生把 *Spiegelbild* 譯作“鏡中的反映”，責怪普列漢諾夫“十分無力地”表達恩格斯的理論，因為在他的俄譯本里只是譯“反映”，而不是譯“鏡中的反映”。這是吹毛求疵。*Spiegelbild* 這個詞在德文里也只是當作 *Abbild*（反映、模寫、映象。——編者注）來使用的。

“学者的”名字，一会儿用来消灭無知的考茨基^①，一会儿用来消灭無知的恩格斯！但遺憾的是，切尔諾夫先生提到的这些权威，就是恩格斯在“費尔巴哈論”的同一頁上講到的那些新康德主义者，恩格斯把他們看作是企圖使早已被駁倒的康德和休謨學說的僵尸重新复活的理論上的反动分子。好样兒的切尔諾夫先生不懂得，恩格斯在自己的議論中所要駁斥的正是这些在馬赫主义眼里是权威的糊塗教授們！

恩格斯指出，黑格尔已經提出了反对休謨和康德的“决定性的”論据，費尔巴哈在这些論据上补充了一些与其說深刻不如說机智的見解，接着他繼續說道：

“把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謬論〔或怪論，Schrullen〕駁斥得最徹底的就是實踐，即實驗和工業。既然我們能够亲自制造出某一自然現象，按照这現象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們的目的是服务，从而証明我們对某一自然現象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或不可理解的，unfassbaren——这个重要的詞在普列汉諾夫的譯文里和切尔諾夫先生的譯文里都漏掉了〕‘自在之物’就完結了。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种种化学物質，当有机化学还没有把它們一一制造出来的时候，始終是这样的‘自在之物’，而当有机化学开始把它們一一制造出来的时候，‘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拿茜草的色素茜素來說吧，我們現在不是从生长在田野里的茜草根中，而是用便宜得多、簡單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中把它提炼出来了。”（前引書第16頁）³⁷

切尔諾夫先生引了这段議論，于是就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他

① 弗·伊林“土地問題”1908年聖彼得堡版第1部第195頁（參看“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128—129頁。——編者注）。

要徹底消滅可怜的恩格斯。你們听听他怎样說吧！“可以‘用便宜得多、簡單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中提炼出茜素，这当然是任何新康德主义者都不会觉得奇怪的。但是，在提炼茜素的同时可以用同样便宜的方法从同样的煤焦油中提炼出对‘自在之物’的駁斥，这真是了了不起的空前的發現，当然，这样看的不仅是新康德主义者”。

“显然，恩格斯知道了康德認為‘自在之物’是不可認識的，于是他就把这个定理顛倒过来，断言一切未被認識的东西都是自在之物……”（第 33 頁）

馬赫主义者先生，請你听着，扯謊也要有一个限度呀！你是在大庭广众面前歪曲恩格斯的这段話，甚至你不懂得这兒說的是什么，就想去“搗毀”它！

第一，說恩格斯“提炼出对自在之物的駁斥”，这是不对的。恩格斯曾經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說过：他駁斥 康德的不可捉摸的（或不可認識的）自在之物。切尔諾夫先生把恩格斯关于物不依賴于我們的意識而存在的唯物主义观点弄得糊里糊塗。第二，如果康德的定理說自在之物是不可認識的，那末“逆”定理应当說 不可認識的东西 是自在之物。切尔諾夫先生用 未被認識的代替了不可認識的，他不理解由于这样一代替，他又混乱和歪曲了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观点！

切尔諾夫先生被他自己所奉为指导者的那些御用哲学的反动分子弄得糊里糊塗，他 根本不了解 自己所引用的例子便大叫大嚷地反对恩格斯。我們且向这位馬赫主义的代表說明一下，問題究竟在什么地方。

恩格斯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說，他既反对休謨，又反对康德。但是休謨根本不談什么“不可認識的自在之物”。那末这两个哲学家

有什么共同之点呢？共同之点就是：他們都把“現象”和显现者、感觉和被感觉者、为我之物和“自在之物”根本分开。但是，休謨根本不願意承認“自在之物”，他認為关于“自在之物”的思想本身在哲学上就是不可容許的，是“形而上学”（像休謨主义者和康德主义者所說的那樣）。而康德則承認“自在之物”的存在，不过宣称它是“不可認識的”，它和現象有原則区别，它屬於另一个根本不同的領域，即屬於知識不能达到而信仰却能發現的“彼岸”（Jenseits）領域。

恩格斯的反駁的實質是什么呢？昨天我們不知道煤焦油里有茜素，今天我們知道了。試問，昨天煤焦油里有沒有茜素呢？

当然有。对这点表示任何怀疑，就是嘲弄現代自然科学。

如果是这样，那末由此就可以得出三个重要的認識論的結論：

（一）物是不依賴于我們的意識、我們的感覺而在我們之外存在着的。因为，茜素昨天就存在于煤焦油中，这是無可怀疑的；同样，我們昨天关于这个存在还一無所知，我們還沒有从这茜素方面得到任何感觉，这也是無可怀疑的。

（二）在現象和自在之物之間决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則的差別。差別只存在于已經認識的东西和尚未認識的东西之間。所謂二者之間有着特殊界限，所謂自在之物在現象的“彼岸”（康德），或者說可以而且應該用一种哲学障壁把我們同关于某些部分尚未被認識的但存在于我們之外的世界的問題隔离开来（休謨），——所有这些哲学的臆說都是廢話、Schrulle^①、狡辯、捏造。

（三）在認識論上和科学的其他一切領域中一样，我們應該辯証地思考，也就是說，不要以为我們的認識是一成不变的，而要

^① 怪論。——譯者注

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識到比較完全比較确切的知識。

只要你們抱着人的認識是由不知發展起来的这一观点，你們就会看到：千百万个类似在煤焦油中發現茜素那样简单的例子，千百万次从科学史和技术史中以及从我們大家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得来的观察，都在向人表明“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都在表明，当我們的感官受到来自外部的某些对象的刺激时，“現象”就产生，当某种障碍物使得我們所明明知道是存在着的对象不可能對我們的感官發生作用时，“現象”就消失。由此可以得出唯一的和不可避免的結論：对象、物、物体是在我們之外、不依賴于我們而存在着的，我們的感覺是外部世界的映象。这个結論是由一切人在生动的人类實踐中作出來的，唯物主义自覺地把这个結論作为自己認識論的基础。与此相反的馬赫的理論（物体是感覺的复合）是可鄙的唯心主义胡說。而切尔諾夫先生在其对恩格斯的“分析”中再一次暴露出他的伏罗希洛夫式的品質：恩格斯举的简单例子在他看来竟是“奇怪而又幼稚的”！他認為只有学究的臆說才是哲学，他不能区别教授的折衷主义和徹底的唯物主义認識論。

至于切尔諾夫先生的其他議論，我們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去分析它們，因為它們都是同样狂妄的胡說（譬如他說：原子在唯物主义者看来是自在之物!!）。我們只須指出一个和我們的題目有关系的（并且显然迷惑了某些人的）議論，即关于馬克思似乎跟恩格斯不同的議論。这里講的是馬克思的費尔巴哈論綱第二条以及普列汉諾夫对 Diesseitigkeit[⊖]这个詞的譯法。

⊖ 此岸性。——編者注

下面就是論綱第二條：

“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對象的真理性，這個問題完全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現實性、力量、此岸性。關於離開實踐的思維是現實還是不現實的爭論，純粹是一個經院哲學的問題。”³⁸

普列漢諾夫的譯文不是“證明思維的此岸性”（直譯），而是證明思維“不是停留在現象的此岸”。於是切爾諾夫先生就大叫大嚷地說：“恩格斯和馬克思的矛盾被異常簡單地排除了”，“結果馬克思似乎和恩格斯一樣，也主張自在之物的可知性和思維的彼岸性了”（前引書第34頁，注釋）。

請同這位每說一句話就增加好多糊塗思想的伏羅希洛夫打一次交道吧！切爾諾夫先生，如果你不知道一切唯物主義者都承認自在之物的可知性，這就是無知。切爾諾夫先生，如果你跳過這一條的第一句話，不想一想思維的“對象的真理性”（*gegenständliche Wahrheit*）無非是指思維所真實反映的對象（＝“自在之物”）的存在，這就是無知或極端的馬虎。切爾諾夫先生，如果您認為從普列漢諾夫的轉述（普列漢諾夫只是轉述而不是翻譯）當中“可以得出結論說”，馬克思擁護思維的彼岸性，這也是無知。因為只有休謨主義者和康德主義者才使人的思維停留在“現象的此岸”。一切唯物主義者，其中包括貝克萊主教所攻擊的17世紀的唯物主義者（見“代緒論”），都認為“現象”是“為我之物”或者是“自在客體”的復寫。當然，那些想知道馬克思的原文的人是不一定需要普列漢諾夫的自由轉述的，但是必須細心推敲馬克思的言論，而不應該伏羅希洛夫式地賣弄聰明。

有意思的是我們碰到這樣一種情況：一些自稱為社會主義者

的人不願意或不能够細心推敲馬克思的“論綱”，而一些資產階級著作家、哲學專家，有時候却抱着十分認真的態度。我知道這樣一個著作家，他研究費爾巴哈的哲學並且為此還探討了馬克思的“論綱”。這個著作家就是萊維，他在自己寫的有關費爾巴哈的著作的第2部第3章里專門研究了費爾巴哈對馬克思的影響^①。我們不談萊維是否在每一個地方都正確地解釋費爾巴哈以及他如何用通常的資產階級觀點去批判馬克思，我們只舉出他對馬克思的著名“論綱”的哲學內容的評價。關於論綱的第一條，萊維說道：“一方面，馬克思和一切以往的唯物主義以及費爾巴哈一起承認，同我們關於物的表象相應存在的是我們之外的實在的單獨的（獨立的，distincts）客體……”

讀者可以看到，萊維一下子就清楚了：承認我們表象與之“相應的”我們之外的實在的客體，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而且是任何唯物主義、“一切以往的”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這種關於整個唯物主義的起碼知識，只有俄國的馬赫主義者才不知道。萊維繼續說道：

“……另一方面，馬克思認為遺憾的是：唯物主義曾經讓唯心主義去評價能動力〔即人的實踐〕的作用。”“馬克思認為：應該把這些能動力從唯心主義手中奪過來，也把它導入唯物主義的體系中，但是，當然必須把唯心主義所不能承認的那種實在的和感性的特質給予這些能動力。所以馬克思的思想是這樣的：正像同我

① *Albert Lévy. «La philosophie de Feuerbach et son influence sur la littérature allemande», Paris, 1904*（阿爾伯·萊維“費爾巴哈的哲學及其對德國文獻的影響”1904年巴黎法文版。——編者注）。第249—338頁（費爾巴哈對馬克思的影響）；第290—298頁（對“論綱”的分析）。

們表象相应存在的是我們之外的实在的客体一样。同我們的現象的活动相应存在的是我們之外的实在的活动、物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來講，人类不仅是通过理論認識而且还通过实践活动参加到絕對物中去；这样，人类的全部活动就获得了一种使它可以同理論并駕齐驅的价值和尊严。革命的活动从此就获得形而上学的意义……”

萊維是一个教授。而一个規矩的教授不会不罵唯物主义者是形而上学者。在唯心主义、休謨主义和康德主义的教授們看来，一切唯物主义都是“形而上学”，因为它在現象（为我之物）之外还看到我們之外的实在；因此，当萊維說馬克思認為“物的活动”和人类的“現象的活动”相符合，即人类的实践不仅具有（休謨主义和康德主义所謂的）現象的意义而且还具有客观实在的意义的时候，他的話在本質上是正确的。实践标准在馬赫和馬克思那里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我們在适当地方（本章第6节）將詳細地加以說明。“人类参加到絕對物中去”，这就是說：人的認識反映絕對真理（見本章第5节），人类的实践檢驗我們的表象，确証其中与絕對真理相符合的东西。萊維繼續說道：

“……馬克思談到这点时，自然会遭到批判者的反駁。他承認自在之物是存在的，而我們的理論是人对自在之物的翻譯。他就不能避开通常的反駁：什么东西向你保證这种翻譯是正确的呢？什么东西証明人的思想給你提供客观真理呢？对于这种反駁，馬克思在論綱第二条中作了答复。”（第291頁）

讀者可以看到，萊維一分鐘也沒有怀疑馬克思承認自在之物的存在！

二 論“超越”，或巴札罗夫对恩格斯的学說的“修改”

那些想当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馬赫主义者，圓滑地避开了恩格斯的最坚决最明确的声明中的一个声明，而对于恩格斯的另外一个声明則完全按照切尔諾夫的方式加以“修改”。尽管糾正他們对引文原意的歪曲是一个多么無聊而困难的任务，但是任何一个想談論俄国馬赫主义者的人，都不能避开这个任务。

下面就是巴札罗夫对恩格斯的修改。

恩格斯在“論历史唯物主义”^①一文中关于英国的不可知論者（休謨路綫的哲学家）說了这样的話：

“……我們的不可知論者同意：我們的全部知識是建筑在通过我們的感覺而得来的报道（Mitteilungen）之上的……”

因此，我們要向馬赫主义者指出：不可知論者（休謨主义者）也是从感覺出發的，它不承認知識的任何其他的泉源。我們要告訴“最新实証論”的信徒們，不可知論者是純粹的“实証論者”！

“……他[不可知論者]又加上一句：但是，我們怎么会知道我們的感覺給我們提供它們所感知的那些物的正确模写（Abbilder）呢？他接着又告訴我們說：当他講到物或物的特性的时候，实际上他指的并不是这些他所根本不能确实知道的物或物的特性本身，而只是这些物或物的特性在他的感覺中造成的印象……”³⁹

①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發展”一書的英譯本序言，恩格斯自己把它譯成德文，載于“新时代”杂志（《Neue Zeit》）第11卷第1期（1892—1893，№1）第15頁及以下幾頁。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这篇序言的俄譯文只有一种，載于“历史唯物主义”論文集第162頁及以下幾頁。巴札罗夫在“‘关于’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論”一書第64頁上引过这篇序言里的話。

在这里，恩格斯把哪两条哲学路綫对立起来了呢？一条路綫是：感觉給我們提供物的正确模写，我們知道 这些物本身，外部世界作用于我們的感覺器官。这就是不可知論者所不同意的唯物主义。而不可知論者路綫的本質是什么呢？就是他 不超出 感觉，他 停留在現象的此岸，不承認在感觉的界限之外有任何“确实可靠的”东西。关于 这些物本身（如果用貝克萊所反駁的那些唯物主义者的話來說，就是自在之物、“自在客体”），我們是根本不能确实知道的，这就是不可知論者的十分肯定的声明。这就是說，在恩格斯所談到的那个爭論中，唯物主义者肯定自在之物是存在的，是可以認識的。而不可知論者却 不容許 自在之物的 思想，宣称我們根本不能确实知道自在之物。

試問：恩格斯所講的不可知論者的观点和馬赫的观点的區別是什么呢？是“要素”这个“新”名詞嗎？但是，以为一个名称就能改变哲学路綫，以为叫作“要素”的感觉就不再成为感觉，这完全是小孩子的想法！或者是那个关于同一要素在一种联系上构成物理东西而在另一种联系上却构成心理东西的“新”思想嗎？但是难道你們沒有看到恩格斯所說的不可知論者 也用“印象”来代替“这些物本身”嗎？这就是說，不可知論者 實質上 也把“印象”分成物理的和心理的！这仍然 只是 名称上的區別。当馬赫說物体 是感觉的复合的时候，他是貝克萊主义者。当馬赫“修正”說，“要素”（感觉）在一种联系上可以是物理要素，在另一种联系上又可以是心理要素的时候，他是不可知論者、休謨主义者。馬赫在自己的哲学上出不了这两条 路綫，只有極端天真的人才会輕信这个糊塗虫的話，以为他真的“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恩格斯在他的叙述中故意不举出名字，因为他批判的不是休

謨主义的个别代表（职业哲学家们很喜欢把他们之中某一个人在术语上或论据上的些微改变叫作独创的体系），而是休謨主义的整个路线。恩格斯批判的不是细节，而是本质；他抓住了一切休謨主义者同唯物主义的根本分歧点，因此穆勒、赫胥黎和馬赫都受到他的批判。不管我们说物质是感觉的恒久的可能性（依照穆勒），或者说物质是“要素”（感觉）的比較稳定的复合（依照馬赫），我们总是停留在不可知論或休謨主义的范围内。这两种观点，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这两种说法，都包括在恩格斯所叙述的不可知論的观点中。恩格斯说：不可知論者不超出感觉，宣称自己根本不能确切知道感觉的泉源或原本等等。如果馬赫认为他和穆勒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有着重大的意义，这正是因为馬赫符合于恩格斯给正教授们所下的评语：Flohknacker^①。先生们，如果你们不抛弃基本的不彻底的观点，而只是修改一下，把术语换一下，那末你们不过是捏死了一个跳蚤而已！

唯物主义者恩格斯（他在这篇论文里一开始就公开而坚决地把自己的唯物主义和不可知論对立起来）是怎样驳斥上述论据的呢？

他说：“……不用说，只靠论证来驳倒这种观点显然是很困难的。可是人们在开始论证之前，就已经行动了。‘行动在先。’远在人人们自作聪明地想出这种困难以前，人的行动就已经解决了这种困难。The proof of the pudding is in the eating（要知道布丁的滋味，就得亲口吃一吃）。当我们根据我们所感知的某一物的特性来利用它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准确无误地检验我们的感性知觉的

① 捉跳蚤者。——译者注

真理或謬誤了。如果这些知覺是錯誤的，那末我們對利用該物的可能性的判斷，必然也是錯誤的，而且利用該物的一切嘗試也必然會失敗。但是，如果我們達到了我們的目的，如果我們發現我們關於物的表象是同物符合的，發現它產生我們所預期的使用效果，那末，我們就有了肯定的証據，証明在這些界限內我們關於物及其特性的知覺和存在於我們之外的現實是符合的……”

可見，唯物主義的理論，即思想反映對象的理論，在這裡是敘述得異常清楚的。物存在於我們之外。我們的知覺和表象是物的映象。實踐檢驗這些映象，區別它們的真偽。我們再聽恩格斯往下講吧（巴札羅夫在這裡不再引用恩格斯或普列漢諾夫的話了，因為大概他認為同恩格斯本人計較是多余的）。

“……相反地，如果我們發現我們犯了錯誤，那末我們多半很快地就能找到錯誤的原因，我們會發現：作為我們檢驗基礎的知覺，或者本身是不完全的表面的，或者它和其他知覺的結果之間的聯繫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歷史唯物主義”的俄譯文把這處譯錯了]。只要我們好好地發展和利用我們的感覺，只要我們把自己的行動限制在正確地取得和利用的知覺所規定的範圍之內，我們總會發現：我們行動的成功証明我們的知覺和我們所感知的物的對象(gegenständlich)本性^①的符合(Übereinstimmung)。直到現在，就我們所知道的來說，還沒有一種情況迫使我们作出這樣的結論：我們的經過科學檢驗的感性知覺在我們的頭腦中會造成一種在本性上跟現實不符合的外部世界的觀念，或者在外部世界和我們對於它的感性知覺之間存在着天生的不一致。

① 對象本性即客觀本性。——譯者注

“但是，在这里出现了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者，他说……”⁴⁰

关于新康德主义者的论据，我们下次再分析。现在我们要指出：凡是稍微熟悉这个问题的人或者甚至只要是细心的人，都不会不了解恩格斯在这里所叙述的正是一切马赫主义者随时随地加以攻击的唯物主义。现在请看一看巴札罗夫修改恩格斯的学说的手法吧！

关于上面我们所引证的那段话，巴札罗夫写道：“在这里，恩格斯确实是反对康德的唯心主义……”

不对。巴札罗夫糊涂了。在他引用过而我们引用得更完整的那段话里，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康德主义和唯心主义。如果巴札罗夫真的读了恩格斯的全篇文章，那末他就不会不看到恩格斯只是在下一段我们没有引用的话里，才谈到新康德主义和康德的整个路线。如果巴札罗夫仔细地读一读和想一想他引用的那段话，那末他就不会看不到，在恩格斯所反驳的不可知论者的论据中丝毫没有唯心主义或康德主义的东西，因为，只有在哲学家说物是我们感觉的时候才开始有唯心主义，而康德主义则是在哲学家说自在之物存在着然而是不可认识的时候才开始的。巴札罗夫把康德主义和休谟主义混淆起来了，而他所以这样混淆，就是因为他自己是马赫派的半贝克莱主义者、半休谟主义者，他不懂得（下面将详细指出）休谟主义者反对康德主义与唯物主义者反对康德主义之间的差别。

巴札罗夫继续说道：“……但是，真可惜！恩格斯的论据，像反对康德哲学那样，也同样地反对普列汉诺夫的哲学。如波格丹诺夫已经指出的，普列汉诺夫—奥尔托多克斯^①的学派，对于意识有

^① 奥尔托多克斯是柳·伊·阿克雪里罗得的笔名。——译者注

一种严重的誤解。普列汉諾夫也像一切唯心主义者一样，他認為：一切感觉到的东西，即一切意識到的东西，都是‘主觀的’；只从事实上存在的東西出發，那就是唯我論者；实在的存在只有在一切直接存在的東西的界限之外才能找到……”

这完全符合切尔諾夫的精神，符合切尔諾夫硬說李卜克內西是一个真正的俄国民粹主义者的这种精神！既然普列汉諾夫是一个背弃了恩格斯的唯心主义者，那末自称为恩格斯信徒的你，为什么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呢？巴札罗夫同志，这不过是可鄙的把戏！你开始用“直接存在的東西”这个馬赫主义的字眼来混淆不可知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三者之間的差別了。但要懂得，“直接存在的東西”和“事实上存在的東西”这类字眼是馬赫主义者、內在論者以及哲学上其他反动分子的糊塗話，是不可知論者（在馬赫那里有时又是唯心主义者）用以伪装唯物主义者的假面具。对于唯物主义者說来，“事实上存在的”是外部世界，而我們的感覺是外部世界的映象。对于唯心主义者說来，“事实上存在的”是感覺，而外部世界被宣称为“感覺的复合”。对于不可知論者說来，“直接存在的”也是感覺，但不可知論者既沒有进一步唯物地承認外部世界的实在性，也沒有进一步唯心地承認世界是我們的感覺。因此，說“实在的存在[在普列汉諾夫看来]只有在一切直接存在的東西的界限之外才能找到”，这是蠢話，是你的馬赫主义观点所不可避免的結果。虽然你有权利采取随便什么样的立場，包括馬赫主义的立場在內，但是你在談到恩格斯的时候却沒有权利曲解他的話。从恩格斯的話中，最明显不过地可以看出：对于唯物主义者說来，实在的存在是在人的“感性知覺”、印象和表象的界限之外的；对于不可知論者說来，超出这些知覺的界限是不可能的。巴札罗